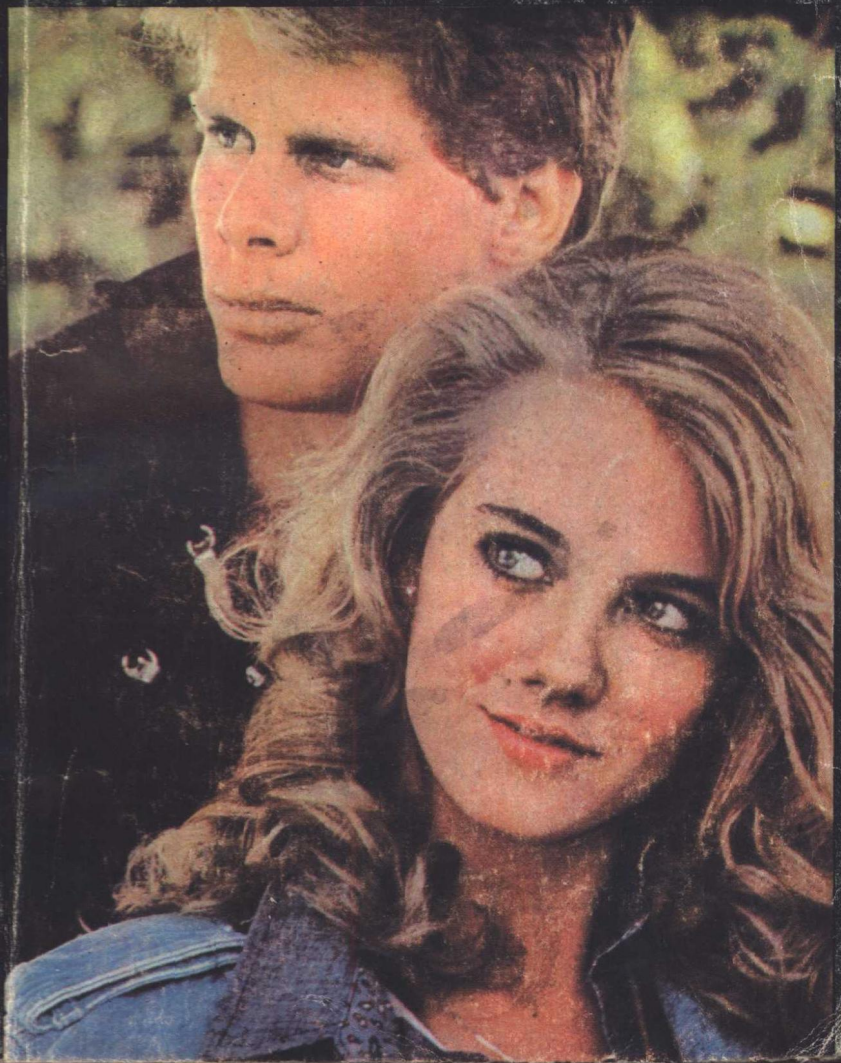


爱河倒流

(美) 杰奇·考琳丝著



爱河倒流

〔美〕杰奇·考琳丝著

周婉筠 王也秋 周世范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李 强

版式设计 恩 戈

爱 河 倒 流

〔美〕杰奇·考琳丝 著

周婉筠 王世秋 周世范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3.5印张 4插页 502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500

ISBN 7-224-00796-X/I·178

（上、下册）定价：7.80元

序 幕

1984年5月 洛杉矶

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排成一行默然地走进审判厅。稍迟一会儿，法官走了进来，挤满人的审判厅里引起了一阵骚动。

勒姬·桑坦格罗紧张地站在被告席上，脸上毫无表情地呆视着正前方。她看上去有些任性，皮肤微黑，但仍显出与众不同的美。

法官在审判席上就座，用手扶了扶鼻梁上那架时髦的角质眼镜框，清了清嗓子。他简洁地问道：“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做出裁决了吗？”

陪审长向前走了几步。他是一个患有面部痉挛症脸色灰黄的人。他含混不清地说道：“是的，阁下。”法官很生气地向他：“大声说！”

“是的，阁下，我们已做出了裁决。”陪审长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他脸上的神经性痉挛变得更加明显。

“那么，请快把你们的裁决书交给法庭书记员。”老法官烦躁地说道。

陪审长遵照法官的吩咐做了。书记员接过折叠在一起的

裁决意见，看也没看，就直接交给了紧盯着它的法官先生。

期望的寂静笼罩着拥挤的审判厅。由于太静了，对勒姬来说，这似乎更象是一阵谴责的怒吼。

她没有看法官的脸，但却看着他读审判团的裁决意见，又看着他裁决意见交回到书记员的.手中。她紧紧地闭上她那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默默地为自己祈祷。她，勒姬·桑坦格罗，被指控为杀人凶手，几分钟后，就要决定她的命运。

她竭力使自己的呼吸平稳些，深沉些，力图保持镇静，只向积极方面考虑。

法庭书记员开始讲话。

啊，天哪！

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不可能是勒姬·桑坦格罗！不可能是她！

她高高地仰起头。她是一个真正的桑坦格罗。没有什么能够使她沮丧或颓废。绝对不能！

总而言之，她是无罪的。

不是吗？

不是吗……

第 一 部

1978 年夏季

1

尽管拉斯维加斯这座小城曾经是伦尼·艾尔登出生和 17 岁以前生活居住的地方，但他已经整整 13 年没有到过这里了。

当伦尼从飞机上往下走的时候，他向周围看了看，用鼻子闻了闻空气，然后做了一个深呼吸。他感到这里的空气闻起来还是同 13 年前一个样，没有什么变化。

从外地前来赌博、旅游的人们，以及美国中部想到其他地方寻欢作乐的人们，进进出出，熙熙攘攘，使飞机场生意兴隆，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肥胖的男人们同身着时髦套装、佩戴假珠宝、脂肪过剩的女士们肩并肩地蹒跚而行。小孩们在抱怨与诉苦。一些游荡的妓女们，上身穿着露出后背上半部的三角背心，下身穿着把两条腿交叉处勾画得十分明显的紧身裤。她们游来荡去，开始招揽生意。几个皮肤黝

黑的外国人紧抓他们黑色的公文包，满嘴的大蒜味喷到陪伴他们的黄头发的情人脸上。

杰丝在那里等着迎接伦尼。她有5英尺高，惊人的漂亮，还象在学校时那样，眉宇间有一种男孩子似的顽皮。她过去总喜欢和男孩子们一起闲荡，特别是喜欢和伦尼一块儿玩。从一年级起，他们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那种意想不到的、柏拉图式的纯精神的恋爱关系一直保持着并逐年加深，尽管他从拉斯维加斯搬到纽约后，他们见面的机会相当少。

他们是不相称的一对儿。伦尼又瘦又高，长着一双碧绿的眼睛和一头脏乱的金发，看上去比美国著名电影演员罗伯特·雷福德个子还要高些。此外，还带着一种切维蔡斯高等住宅区居民特有的神气。而杰丝是一个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头乱蓬蓬枯黄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脸上隐隐约约有点雀斑，有着和《花花公子》杂志插页中的美人一样的小巧玲珑的身材。

她猛地扑到伦尼的怀中，说：“见到你太高兴了！你看起来真帅，你一直四处漂泊，我真不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度过的。”

“嗨——”他一边象抱布娃娃似地把她抱着旋转，一边说：“你看看我是谁！”

她紧紧地搂住他，格格地笑着说：“我爱你爱得发狂，伦尼·戈尔登，欢迎你回来！”

“我也爱你，猴脸！”

“别那样叫我！”她尖声叫道，“我现在已经结婚了，老大不小了，还有个孩子。所以，伦尼——今后对待我要象

对待一位夫人那样。”

伦尼大笑着说：“假如你是一位夫人，那我就该是她的先生了。”

她抓住他的手臂，两人笑着向出口处走去。

“旅途怎么样？”她问道，并抢着要帮他提那只用旧的提箱。

他把小皮箱拎开，说：“时间太长了，叫人厌烦。如果上帝决定让我们乘飞机的话，他就该在飞机上安排更多的空中小姐。”

“还为那件事伤心吗？”她会意地眨了眨眼说。

“是的。”

“真的吗？”

“难道我会骗你？”他脸上毫无表情地说。

她大笑起来，放肆的笑声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注意。“只要你能蒙混过关，你甚至会对教皇撒谎。”

“她向那儿走去……”他唱道。

“谁？什么地方？”她不自觉地把手题转向她关心的问题，开始盘问他到底在爱情方面又征服了谁。一个修女宁静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告诉你，我的口味已经变了。”他庄重地说。

“真滑稽！”她紧握着拳头朝他的肚子打去。

他用一只手护着肚子，说：“别闹了！我的舌头刚作过手术。”

“嘿？”

“记得《李·布莱安特》演出的录相带吗？也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里面有我演出的那盘带？”

“是的。”

“他们把我整整4分钟的节目砍得只剩下了30秒钟。”

她皱着眉头说：“笨蛋！他们狗屁不通。不管怎么说，现在你又回到了拉斯维加斯。你那喜剧演员的才华将在这里声威大震。”

“那是肯定的。在玛吉丽亚诺饭店的娱乐厅，我真的准备一鸣惊人。”

“只是换换地方，也许这正是你所需要的，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喂，杰丝，听起来你和我的代理人说的一样——这儿干干，那儿干干，不知不觉你就会有在卡森的节目中经常出现了。”

“你的所谓的代理人是个纽约的末等艺术家，”她耸耸鼻子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喜剧演员，我应该替你做出安排。我的意思是我给你找了个差事，不是吗？”

“你想要什么？——我收入的百分之十吗？”

她大笑起来，说：“你以为我想放弃在拉斯维加斯最好的工作吗？你以为我疯了吗？老老实实守住你这不晒太阳的差事就行了！”

他们经过一个女厕所时，她说：“等我一会儿，见到你太激动了，我得去方便一下。”

他笑着往墙上一靠，看着她急匆匆地跑进厕所。杰丝的确是个真正的朋友。他两星期前给她打了个电话，并告诉她，他不得不离开纽约。

“没问题！”她毫不迟疑地回答道，“麦特·特雷纳，也就是我工作的那个饭店的经理，追我追得很紧。你只要给

我寄一盘你的录相带来，我将设法让他雇用你。”

他给她寄了一盘录相带。她成功地为他搞到了这份好差事。她的确是个难得的好朋友。

他心不在焉地看着一个身穿黑皮裤和红衬衫，长着一头黑色秀发的姑娘大踏步地从他身边走过。那姑娘把周围的人群拨开，仿佛这里只属于她一个人似的。他喜欢她的风度，更不用说她那迷人的身姿了。

上帝啊！他现在自由了没有？虽然他和伊登于6个月之前闹崩了，但是每当他见到一个迷人的女人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把她同伊登相比较。他现在还在这么干。伊登·安东尼奥和他之间的缕缕情思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他为什么不能面对这个现实呢？

杰丝从女厕所走了出来，拉着他的手说：“你能到这儿来，真是太好了！”又说，“我想知道你的一切情况。”

“嘿！——不外乎是些没着落的工作之类的事，加上不顺心的私生活。”

“听起来挺激动人心的。还有别的新鲜事吗？”

眼下，他们已经走出了机场，完全处于沙漠灼风热气的包围之中。

“杰丝！”他喊道，“我忘了这里有多热了。”

“噢，别埋怨了！这可以把你的皮肤晒得黑黑的。你看起来太苍白了。”

他们走近停车场上那辆破旧的红色卡马罗牌小汽车。

“我知道你仍然是个一流的司机。”他一面称赞她，一面把他的皮箱扔到汽车后边放行李的地方。

“我不开快车！”她愤慨地答道。“我丈夫一开车就出

事儿，他不能在街区开车。”

他不知道她的丈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能娶狂热的杰丝为妻。他希望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喂，”她一边说，一边坐到方向盘后面，“威兰德正在做午饭，小孩也不安宁，不过，伦尼，你会爱上这个地方的，不管怎么说，这儿总是你过去呆过的地方嘛！”

他苦笑着点了点头，说：“是啊，我想是的。”

当勒姬·桑坦格罗从机场的人群中敏捷地、大踏步地穿行时，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她是一个具有惊人魅力的28岁的女人，长着一头任性的、乌黑发亮的卷发，一双黑色的吉普赛人特有的大眼睛，一张大大的富有性感的嘴，被太阳晒黑的皮肤和略有点瘦的、放任惯了的躯体。她穿着柔软的黑色皮短裤，一件红绸子衬衫，腰里系着一条用银钉装饰起来的宽皮带。她耳朵上戴着纯银耳环，右手上戴着一枚相当大的正方形钻石戒指，戒指发出耀眼的光，使人们怀疑它是否是真的。但那确实是真的。

那种不同寻常的漂亮，妩媚动人。她有一种自己独特的风格与举止。自信心从她的眉宇间透露出来。她浑身散发出浓郁的香水味。

“嘿，布基！”她满怀友情地向那个身穿军人服装、蓄着光亮的长头发，朝她走来的小伙子打招呼，“一切都好吗？”

“还是老样子，”他低声说着，细长的眼睛急速地扫视着四周。他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每个人和每件事，一边接过她的黑色手提包和领取其它行李的对号牌。

“没有激动人心的消息？也没有流言蜚语？”她进一步问道，止不住咧着嘴笑了起来，她因又回到拉斯维加斯而高兴。

他听到了不少闲言碎语，但他不想把他所知道的那些闲话告诉她。

当他们朝停放在一条红线上的机场高级大轿车走去时，她情绪激动地谈论着。

“我觉得我把一切预备工作都做好了，布基。大西洋城的生意已基本上准备就绪。是我一个人干的！现在我所需要的就是吉诺的认可，一切就可以正常进行了。我感到妙极了！”

看到勒妮情绪如此之好，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点点头，说：“只要是你想干的，你一定能成功。我从来不怀疑这一点！”

她眼里闪着激动的光。“大西洋城，”她说，“我们将建成一所鹤立鸡群的新饭店！它将使其它所有的大小宾馆黯然失色。”

“你会的，”他赞同道，随手打开了汽车后边的门。

“嘿！”她抱怨着说：“你知道我总是和你一起坐在前边的。”

他关上车门，安排她坐在前边的座位上，然后大步慢跑着去取她其余的行李。

吉诺·桑坦格罗吃惊地醒来。一瞬间，但也仅仅只是一瞬间，他感到有些迷惑。他可能是老了，但是还没有老得不中用，这得感谢上帝。况且，现今72岁也不见得就不行

了。事实上，昨天夜里在床上，他再次感到自己象个年轻小伙子一样。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不同苏珊·马蒂诺结为生死不渝的伴侣呢？

苏珊·马蒂诺是已故的多才多艺的影视老演员提尼·马蒂诺的遗孀。提尼是一个著名的喜剧演员，他的名字常和基登、卓别林以及本尼这些艺术大师排列在一起。提尼两年前因中风而死。吉诺参加了在洛杉矶为他举行的葬礼，并表达了他对那个寡妇的同情与敬意——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直到3周以前才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慈善机构里碰到她。现在，他已经和她一连同居了5天了，他从肉体到感情都得到了满足，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苏珊走进卧室，仿佛她知道吉诺正在回想着她昨夜给他留下的甜蜜记忆似的。她40岁，是一个善于修饰而又充满魅力的女人。她长着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颧骨比较高，皮肤白皙而光滑。尽管这时才是早上9点钟，但她已早早起床，把她那淡黄色的美发梳理整洁，披到背后。她那完美的身子裹着一套白色的宽松式丝绸睡衣，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里放着一杯鲜桔子汁，一个煮鸡蛋和两片涂有少量奶油的烤面包片。

“早上好，吉诺！”她说。

他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用手理了理虽然两鬓已经灰白，但却仍象年轻时一样浓密而卷曲的黑发。他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年龄并没有影响他的生命力与拚搏精神——尽管一年前得的那场几乎要命的心脏病使他的行动渐渐地慢了下来。但象苏珊一样，他看上去并不显老。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他指着她手中的盘子问。

“床上的早点！”

“我干了什么好事儿受到这样的殊遇呢？”

她接着回答：“你什么好事都干了。”

他高兴地咧着嘴笑，若有所思地想着，接着问：“是的，对一个老头儿来说是不错的，是吧？”

她把盘子放到他面前，坐到床边，庄重地说：“吉诺，你是我有生以来碰到的最好的情人。”

他爱听这些话，他非常爱听这些话。苏珊·马蒂诺不是那种轻浮的荡妇，但她在25年前同提尼·马蒂诺结婚时名声不太好。据传在过去她同阿里·汗，鲁比里奥萨，甚至西纳特拉都过从甚密。但不管怎么说，苏珊对他的称赞却使他感到特别地满意。

当然，他从来没有打听她的过去，正象她也从未打听过他的过去一样。

“我问你件事，”他兴味十足地问道。

“什么事儿？”她仔细地剥着鸡蛋壳答道。

“你同提尼结婚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欺骗过他？”

她毫不迟疑地答道：“从来没有！尽管我没有必要告诉你这些……”

他突然感到自己完全占有了这个女人，这个漂亮的、满头金发的贵妇人。再说过去同她有瓜葛的那些人有几个还在这儿呢？

女人，爱她们，再抛弃她们，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座右铭，极少例外。在去年，把她们带到床上已变得叫人厌烦。另一个身子，另一张漂亮的脸。另一张1千美元的钞票作为报偿塞到对方的手里，因为他不愿意让她们空着手走。当她

们离开吉诺·桑坦格罗的床铺时，他想让她们明白她们所呆的是不同寻常的地方。并不是他必须付钱。决不是！

“今天我们能呆在一块儿吗？”苏珊一边问，一边把切成窄长条的烤面包蘸着果酱喂到他的嘴里。

他正准备答应她时，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的女儿勒姬今天要回来。漂亮、任性的勒姬——长着一双同他一模一样的眼睛，和他一样的橄榄色的皮肤，乌黑闪亮的卷发，以及同他一样的生活热情。他怎么能忘得了呢？她为了这次到东部的业务旅行，已经离家三个星期了。假如不是和苏珊在一起，他一定会非常想念她的。

“我明天陪你吧，今天我有事，”他说着，推开了递到他嘴边的小勺子。

“噢！”她显得有点失望。

他猜测着如果他邀请苏珊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的话，勒姬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立即明白女儿肯定不会高兴的。他可以理解。不管怎么说，这是她回来的第一个夜晚，他们父女之间将有很多话要说。

今后还有足够的时间把苏珊引进他们的生活圈子，而且他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苏珊·马蒂诺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主妇，而不是玩一个星期就可以甩掉的人。

在驱车从机场回家的路上，勒姬不停地对布基谈着她的旅行。他不仅仅只是她的司机，有时当情况紧急时，他又是她忠实的保镖。他是她的朋友，她也绝对地信任他。在危难中，布基总是挺身而出。正象他在过去已经证明过的那样，他忠实、聪明，通常沉默寡言。只是偶尔在他认为必要的时

候，才说上几句。勒姬很喜欢他这样。

他把她送到坐落在斯特利普大街的玛吉丽亚诺饭店前边。她走出小汽车，站了一会儿，怀着往常那种远出归来的激动心情，走进她的饭店。

玛吉丽亚诺——她双亲名字的结合——玛丽亚和吉诺。当时吉诺因逃税被放逐7年，正在以色列服刑。吉诺的梦幻由她变成了现实。她将永远为她的成功而骄傲。玛吉丽亚诺饭店确实非同寻常。

门厅里象往常一样拥挤着一群旅游者，充满了嘈杂声。赌场上挤满了上午来的赌徒。那里没有时间概念，一天24小时连续不断地赌博。

勒姬不赌博。是的，当眼前的一切都属于她和吉诺的时候，谁还需要到赌桌上去玩牌呢？她大踏步地穿过门廊朝隐蔽在一些盆栽棕榈树后面的私人专用电梯走去。她先插入一张密码卡，然后走了进去。

回到家里实在太好了！

她急于见到吉诺。她有很多话要对他说。

杰丝住得不算奢华，但是在她停放小汽车的房屋前边至少有一个小游泳池。“这个地方还可以，但我们很快就要搬走，”她轻快地解释着，打开了前门，“我们已经看了我们准备买下的霍塔湖区的房子，比这儿好得多。”

“是吗？”伦尼说，猜测着到底是谁打算买房子。从杰丝谈的有关她丈夫的情况看来，家里全靠她一个人挣钱，而她的丈夫除了照看他们仅仅10个月的婴儿之外，几乎什么也不干。

“有人吗？”她大声叫喊着，一只邋遢狗摇着可怜巴巴的尾巴走出来。她弯下腰爱抚地逗弄着那只狗，介绍说：

“这是格拉斯，它小的时候，我从垃圾堆里发现了它。很逗人喜爱，是吗？”

威兰德出来了，或者至少伦尼推测这个人就是他。从他外表来看，杰丝又给自己找了个迷途的人。他穿着一件宽松而不洁净的、白底上绣花的中国式衬衫，他那双脏脚上光光的什么也没穿。他长着一张苍白的长脸，头顶上从中间分开的黄头发直披到肩上——会写各种奇妙信件的杰丝曾多次提到过他，说他是搞绘画的。

“您好，小伙子！”威兰德招呼道，眼睛醉醺醺的。

“欢迎你来我们家作客！”威兰德说着，伸出了他那只瘦小而发抖的手。

“孩子在哪儿？”杰丝问道。

“睡着了。”

“真的？”

“你自己去看嘛！”

短短一瞬间，她美丽的脸庞上布上了一层阴云。伦尼很快地意识到了她的不幸。他不打算置身于他们不幸的婚姻中，他自己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

午饭端出来了，是一大碗烧糊了的米饭和一些走了味的酸乳酪覆盖着的枯萎了的莴苣。杰丝力图隐藏她的愤怒——她工作了整整一夜，而且事先给威兰德留下话，让他准备一些特殊点的饭菜。伦尼心里明白，此刻她已愤怒到了极点。

她儿子叫西蒙，刚刚睡醒，小手接过了一个奶瓶。

当婴儿又睡着了的时候，杰丝不安地说：“我要把伦尼